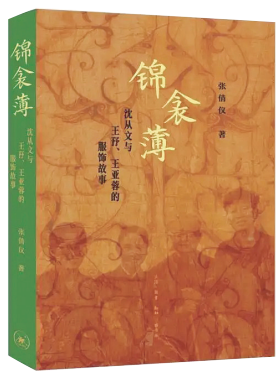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沈从文服饰『三人小组』与湖南的因缘

张倩仪



## 编者按

1953年午门下的一次邂逅，开启了沈从文与助手王予、王亚蓉“三人小组”深耕古代服饰研究、拓荒纺织考古之路。香港资深出版人张倩仪新作《锦衾簿：沈从文与王予、王亚蓉的服饰故事》于今年4月在三联书店出版，完整记述“三人小组”携手耕耘文物美学、潜心纺织考古的历程。

当年因负责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的出版工作，张倩仪与“三人小组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工作过程中，她保存了采访王予的珍贵录音，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。作者也曾亲历湘西之行，实地体悟滋养沈从文审美与文脉的乡土底蕴。近日，《湘江副刊》特邀张倩仪撰文，回望湘行岁月，追忆“三人小组”依托湖南文脉、深耕马王堆纺织考古的珍贵学术过往。

2002年冬，沈从文冥寿百岁。香港商务印书馆几任老总和王亚蓉相约，去凤凰看看沈老的墓，并沿着沅水去沅陵看龙兴寺的元代服饰，那是王亚蓉做的修复保护。

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沈从文及他两位助手王予、王亚蓉结缘，是因为1981年出版了沈从文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曾经风靡一时，文化圈久不闻沈从文音讯后，忽然有这一巨册的文物著作出版，颇引起一阵轰动。沈从文计划为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出增订本，出版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10册，因此即使1988年沈从文去世，他的服饰事业还有助手王予、王亚蓉支撑。

遗憾的是，2002年我们去凤凰时，沈老服饰事业接班人王予也去世五年了。这位在考古界以品德和技术折服众人的大好人，享寿不过67岁。他把大半生都投入到服饰考古事业上，为沈从文的服饰研究找材料，添砖加瓦，自己终于病倒。

王予自青年时代就认识沈从文，交往35年，像黄永玉说的“从文叔叔被冷落，直到以后的日子逐渐松动宽坦，直到从文叔叔老迈害病，直到逝世，他都在场。”他成为沈从文指定的服饰研究接班人。交往如此之久，认识如此之深，有什么人比他更有资格写晚年的沈从文呢？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是历史学家，因此力劝王予。只可惜沈从文离世才两三年，王予就病倒了，整理完沈从文的文物遗稿，他自己也撒手尘寰。

至此，沈从文的服饰三人小组只剩下王亚蓉。陈万雄坚持这段历史应该写，而把希望转到王亚蓉身上，王亚蓉也跟随沈从文十多年，跟王予做纺织文物的考古工作20多年了。12月的凤凰，江水冷冽，我们坐船沿沅江去沈从文的墓。那墓上不是墓碑，而是一块有光有彩的巨石，刻了沈从文两句话。在沈从文埋骨灰之地，我们一起去要求王亚蓉写，说沈老作见证。

但她终究没有写。我在她2024年秋去世后，写了他们三人的服饰故事《锦衾簿》。现在回想，当年她没有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当时北京一个列侯等级汉代墓葬出土一块大丝织物，王亚蓉正从“三人小组”去其二悲的悲愤中抖擞精神，重新出山，修复这珍贵文物，而后不久她又确诊了癌症。

至于那一年的凤凰和沅陵之行，我边行边重读《湘行散记》，对比着沈从文笔下的人物，和当下的湘西，颇有一种互动感，但最让我感受到沈从文对美的追求源头在湘西的，是当地人的美感。

当年凤凰在做污水处理工程，为不久后开发旅游做准备，我们赶在人马喧嚣之前来到。凤凰是个宁谧的小城。当我以为湘西僻处山深之处，水流其间，完全以自然美取胜时，我们发现了湘西的人文美：有文人的美，也有民间大众的美。当时不少门户贴了对联，不是



雾中凤凰古城。(资料照片)

滕建康 摄(湖南图片库)

那种买回来贴上去的商品，而是自拟自书的。拟得很不错，绝不贴错上下联，搞错平仄、写错字的毛病，书法也有板有眼。有一户的对联满屋是石字根字，房屋清雅，大门打开，似乎是展销的地方，我们于是信步而入。里面摆满奇石和树根雕，但全无压迫感，藏品挺有艺术感，可见收的人眼光不差。可惜我们没有见到主人，闲逛一周，没有人来招呼或推销，似乎将美公诸同好，就不是开着门的目的。离开这户人家，我们不由得重估湘西人文化修养的水平。

衣服搭配是一种对美的敏感，当地青年男女，天天做着寻常工作，及到假日，竟换上一身没有名牌、并不昂贵，却搭配得美巧的装扮。这些青年人没有时尚杂志可翻，没有美术学院去上，他们的美感从何而来？当然是从环境而来。我见到的沅水，就是这种养成美的环境之一。

21世纪的沅水，再没有沈从文少年时代那些险滩激流，我们坐着汽车，沿山路所见的沅水，是条出奇宁静明澈的大河，层峦远山，影影绰绰，与水一同演绎各种淡蓝调，秀美如画。水面因谷风、因山影、因水流，色、纹都常变。这里是屈原曾经流浪的地方。“沅有芷兮兰有兰”，沅水使常常以香草美人自比的屈原产生过多少灵感，沈从文深有体会。从他少年流浪到成人回乡，沅水河谷深处仍长满飘香的芷草，“那种黛色无际的岩石，那种一丛从幽香眩目的奇葩，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，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瞩目的圣境！若没有这种地方，屈原便再疯一点，据我想来，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。”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这样追想屈原，21世纪我们也不这样追想沈

从文？

我们虽是匆匆过客，但看那水蓝山青，也可以依稀见到令屈原和沈从文深沉吟咏的美的轮廓。从文学转到文物，沈从文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寻。许多搞文学的，并不搞沈从文的服饰文物，更没有机会搞沈从文助手王予所发掘的出土丝织品。沈从文后半生放下写小说的笔，并不是放弃自己。他对文物里的美，是同样热爱的。当年他不是被迫去午门上做讲解员，他认为讲解是一种学习，于是自己主动去做解说。不过，除了大展会有许多观众，平时午门陈列室上没有几个人。沈从文在冷清的展室里，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听他讲述的听众。1953年他等到了王予，这个他后来的接班人。当时王予还是对文物一无所知的抗美援朝军人。沈从文为王予讲解一星期，待他回朝时还送他书看。沈从文争取每个机会向年轻人播撒美的种子。

这对文物的美的爱，根源于湘西的自然和文化环境。少年沈从文在曾主政湘西的陈渠珍的军中，就翻着陈渠珍所藏的书画古器物著录。青年沈从文在回湘路上，则和说野话讲沈周画作的武陵人同车。那是一个美得鲜活的世界。因为那一年见识过湘西，所以我在书里写到“由于湘西环境的滋养，沈从文对美的事事物物，特别敏感，特别容易动情。他自己能写一手好行草，对书画和工艺品的好坏也有判断。王予和王亚蓉都忘不了他看见好文物时，轻声说美极了美极了的沉醉。他听音乐也常常动情。儿子沈虎雏说，连不出名的小作品，有时也能强烈地感动他。”不靠人名牌，也不必流量吹嘘，对美的赏析力根植在沈从文的湘西细胞里。

初闯北京过着二穷二白的日子，他的生活不止于奋力练笔投稿，他还去逛琉璃厂，看书画，看工艺品。抗战时在云南，他买一种叫缅甸的漆器，到处送朋友。战后回到北京，他继续逛琉璃厂，买喜欢的漆器、瓷器、织绣品、宋明旧纸种。这种对工艺美术的持续兴趣，是他小时在湘西逃学看工艺制作的结果，不能纯以看古董买古董目之。沈从文的美不是读回来的，他的好朋友朱光潜是研究美学的著名学者，但本来并没有这种癖好，是被沈从文传染后才一起去淘宝。朱光潜认为沈从文爱看爱买这些小东西，这不光是一个文学家业余爱好文物，“可能反过来，沈从文的文章风格，特别在描绘细腻而深刻方面，是受到他爱好民间手工艺那种审美敏感的影响。”

湘西人应该承认，凤凰没有了沈从文，沅水没有了屈原，肯定大为失色；然而湘西以外的人也应该说，沈从文没有了凤凰，屈原没有了沅水，也会损失不少文学的光彩。

几年前，香港一份文化人爱看的报刊上有一篇社论，谈国内要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也推动美术及音乐教育。社论赞同之余，关心起这些地方可能欠缺师资的问题。我当

时想，社论主笔满脑子想的恐怕是西洋美术和音乐，而没有认识到深藏于中国乡土的艺术与美学。《边城》里面的山歌，在他脑子里可能就不是音乐教育。而沈从文了解的乡土，到处都有歌，因此曾对他去调查的湖北某乡没有歌乐传统，很感奇怪。本土音乐资源是有价值的，因而朱自清才会组织学生去采集民歌。社论主笔对中国乡土的了解太小，才会以为音乐要由外地输入。

我希望湘西不会因为旅游开发，而失去自己的美感，失去培养沈从文、黄永玉的艺术细胞的土壤。沈从文的服饰事业，离不开楚地。他的重要助手王予是山东人，因缘巧合，他的纺织考古第一个代表作却是在湖南做的。午门偶遇沈从文成了沈从文的忠实支持者。沈从文不是做考古的，但他给王予的意见，令他放弃美术，进入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。此后王予虽然不跟沈从文在一起，但他经常去向沈从文请教，奠定了对织物的兴趣。不过，纺织物容易腐烂，除了在新疆等干燥的地方外极少出土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湖南发现马王堆汉墓，王予成了考古所支援这次发掘的代表。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成件的汉代衣服，当时各方专家都没有提取经验，但众志成城，他们还是找到一些窍门。让织物不至于全毁，尤其是旁边一筒筒的衣服和织物，保存得特别好。幸赖这次成功发掘，22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能看到真实的汉人服装。马王堆汉墓成为中国纺织考古的里程碑。

但织物比竹木还脆弱，提取到不代表保存好。多数人发掘完就走了，但王予留下来几个月，以后几年亦不断去湖南，为保存这批丝织品而尽心竭力，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保护马王堆织物。他规划的保护方案，亲手设计的盛衣服木盒，今天仍在博物馆里使用。沈从文的研究需要考古资料，王予说他用心做马王堆，到后来他帮沈从文做服装工作要用资料的时候，湖南方面简直是毫无保留的，放手地让他拍照、取资料。马王堆完整的汉代衣服，看得到款式，还可以近观布料工艺，了解到剪裁，比书本上抽象的描述具体得多。

中国的一代纺织考古大师在湖南成就了。王予回忆自己一生时说：“我自己做的第二件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马王堆这件工作，为后来我做马山楚墓和其他墓的丝绸、唐代法门寺的丝绸都奠定了基础。”

保护修复马王堆织物成了沈从文的服饰研究室的传统。此后，王亚蓉也加入了这项事业。进入21世纪，王亚蓉在首都博物馆培养青年学者，与湖南省博物馆持续开展技术交流、双向协作，两地文博单位的互助传承从未中断。

今天服饰三人小组的故事虽然落幕了，然而他们的精神会代代传承。我希望湖南的年轻人能为这片土地与三位前辈深厚的渊源感到自豪。



## 酉水怀抱着的四方城

田二文

### 简介

四方城遗址位于保靖县迁陵镇坝坝村，南临酉水，北靠神姑列山，由城址区、战国粮窖遗址、青铜冶炼作坊遗址及17个墓葬群组成。纳入国保范畴的遗址核心区域面积为188.63公顷。2013年，四方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该遗址是湘西乃至武陵山区已发现保存最为完好、规模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城遗址。它涵盖了酉水流域古代文明的全过程，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封建时代城市考古标本，被专家誉为“开启湘西古文明的金钥匙”。



四方城遗址航拍。(资料照片)

通讯员 摄

我从保靖县城河对岸天堂坡山腰上的登高亭俯瞰，只见酉水盘山绕岭进入保靖城西，经一段舒缓坦直前行，出城东后一改斯文，剧烈扭动身姿，在下游五六公里处甩出巨大的S形河湾，将河东二级台地环抱。

在碧水环绕中，这块地台上的四方城遗址，正枕梦着战国、秦汉、唐宋的千年风云。蜿蜒河水与古城遗存相映，铺展开一卷山水文史长卷。

数十年考古发掘，不断还原四方城先民日常生活图景，也拼凑出其存续的古老肌理图谱。

自上世纪70年代起，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周边勘察出与城址同期的古墓葬17处，遗址与墓葬连片总面积达280万平方米。多年间，先后开展20余次考古调查、勘探与抢救性、主动性发掘，城墙、城壕、滨水驳岸、战国粮窖、青铜冶炼作坊、战国至两汉墓葬等遗迹重见天日；累计出土文物4000余件，涵盖陶器、瓷器、青铜器、铁器、琉璃器、食器、金银器、玉器，另出土“迁陵丞印”等印章8枚。

结合出土遗存，专家研判，四方城至迟在战国已形成成熟城邑，建制沿革历经秦汉、六朝、隋唐，一直延续至宋代。放眼武陵山区同时期城址遗存，四方城在城池规模、文化内涵、存续时长等维度均属翘楚。

走入四方城遗址，发现它大多隐没在绿色的庄稼与黄色的空地中。仅鹤卵石砌筑的南部驳岸、南城门门道、门道上的整块巨石切面里残留的合抱之粗柱洞，四壁垂直光滑、残存炉台灶面的青铜冶炼作坊遗存，平面呈方形、半地穴式战国粮窖遗迹等，吸引着我们的目光。我知道，其余更多潜沉地下的零珠碎玉，在考古没有全面展开的情况下，因为泥土的阻隔而难以窥见。四方城历经千年的诸多细节，很大程度上有赖从典籍记载中寻觅蛛丝马迹，在故纸堆的文字里拼凑过往。

同治版《保靖县志》引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汉置迁陵县，始有县名。”20多年前里耶古城重大考古发现证实，迁陵县建制早于西汉，秦代即已设立。有专家认为，秦代迁陵县治设于如今的里耶古城，西汉之后县治迁至百里开外的四方城。这一考古推论极大丰富了保靖地域历史脉络。遗址对岸一处名为“洞庭”的谷地，现已探明大批两汉墓葬；当下迁陵县为保靖县城驻地，洞庭谷地也成为迁陵镇下辖的洞庭社区。

作为武陵山区保存完整、规模宏大、遗存丰富，考古专家证实连续性达1700余年的古城遗址，四方城留存秦汉时期酉水流域历史印记，还生动展现了“秦汉时酉水流域在中央政权下实行郡县制，六朝隋唐变为州郡管理，宋元明清则在中央政权下进行土司治理”这样一种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智慧，是“开启湘西古文明的金钥匙”。

里耶秦简的出土，让正史失载的“洞庭郡”走入大众视野。3.7万余枚秦简牍，为研究秦代基层行政体系提供关键实物依据，洞庭郡作为秦代一级行政区的史实已然确凿。据简牍统计，“洞庭”一词共出现122次，其中“迁陵以邮行洞庭”38次、“迁陵洞庭”31次、“洞庭郡”3次。虽然，里耶秦简的漫漶墨迹弥补了太史公的遗漏，但却扯出洞庭郡郡治何处的学术争议来。不少专家综合多方史料，结合四方城扼守酉水航道的区位优势、城池规模与军政功能提出推论：这座扼酉水航道的古城，或许正是洞庭郡的“心脏”。

时间改变一切。“政治平衡高级别所在，军事战略要冲、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埠头、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地……”这些四方城遗址曾经的荣光，在逾千年的时光里低头沧桑。

为让地下文物重焕生机，保靖以四方城为文脉支点，深挖湘西悠久人文底蕴，打捞酉水河畔独有的保靖记忆、湘西文脉与华夏文明故事。当地已锚定清晰路径稳步推进保护利用工作：以四方城遗址为核心，打造集文物保护、遗迹展示、文史教育、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

我期待着，千年方城，“湘”见保靖。



上世纪70年代承德山间合影，沈从文(右二)、夫人张兆和(右三)与助手王予(右一)、王亚蓉(左三)及家人同框。(资料图片)